

## 家有鸟巢

□潘鸣

家住高楼，有电梯直通入户阳台。阳台未封装，凭栏养了十来盆绿植花卉，芭蕉、蔷薇、绿萝、金边兰，还有一盆月桂。因阳光雨露通透，花草们长势不错，配得上“葳蕤”这个词。尤其是那株月桂，四时馨香缠绵，枝叶蓬蓬撑到天花板。空隙处，蓄一缸净水，养几枚顽石。另置椅凳两张，供我与妻闲暇饮茶坐读。

岁月静好，常有各色鸟儿友情客访，来来去去，清风闲云一般。可今年谷雨时节，一对白头翁的到访却与众不同。一连几天，它们长时间在阳台花草间流连，钻入月桂丛叶上蹦下跳，时不时歪着脑袋打量我们，叽叽咕咕交头接耳。显然，一对小夫妻在谋划大事，在斟酌考量。莫非，它们……打算在我家落户定居？

果然，那一日，它们正式在桂树丫杈上摆开架势，启动了安居工程。这份意外的投亲让我和妻子既欣喜又不解。科普书上说，一般野鸟选址筑巢会保持与人类十米以上的安全距离。而从我们的座椅到桂枝，仅相隔探身引臂之隙。如此僭越常规、打破极限的人鸟同居，它们是怎样判断安全性的？对我们的绝对信任，是否基于彼此眼神的友善对视和肉眼看不见的温馨情感交流，还有它们飞临这几日我们小心翼翼的避让与怀柔的呵护？

细细端详白头翁，身形精巧，羽翅呈亚麻色，有隐隐青绿。眉宇间一痕雅白，显出几分道骨仙风。近在咫尺的凝眸，让我第一次知晓，筑巢，对小鸟而言，其艰辛程度常人难以想象。头两天，它们先精心挑拣一些网状草筋，在枝杈处编织出一个碗形的框架；然后，再衔回韧性十足的草

蔓，一点一点把网格镶嵌充实；窝底铺着不知是从何处寻觅的蓬松絮丝或是蒲公英花蕊。待新巢成形，两只鸟儿又轮番用身体在巢心团出溜圆的温床。营造这样一个简朴之家，鸟夫妻齐心协力，前后耗时整整八天。每天，它们凭借小小喙喙八方寻觅搬运建材，往返飞翔数百次。

接下来，母鸟开始孵蛋。这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神秘过程。那些日子，母鸟越来越少有离窝，身子团在巢中，脑袋微微上仰，神态端庄，目不斜视，长达几小时纹丝不动，如同化身一尊雕塑。鸟丈夫守候在旁边枝头，时不时往窝里的伴侣看一眼，咕咕几声，像是温馨的安慰，又像是在加油励志。转眼已过立夏，窝中仍然没有动静。难忍好奇与担心，那日趁着鸟夫妻双双飞离的难得时机，我匆忙踩着凳子居高探看，窝中赫然睡着三枚蛋丸，玉粒儿一样，壳上晕染着可爱的雀斑。举起手机，正欲拍个美照，耳边忽然响起咕噜喉音。一抬眼，双鸟不知何时已返回，正朝我抗议发声，头颈羽毛耸起，以示警告。自知理亏，灰溜溜闪开，从此再不敢稍有打扰。并告诫所有家人，鸟已孵蛋，出入阳台行举多加收敛，切忌聒噪。

时光慢慢流逝，雌鸟孵窝依然静如止水，雄鸟的守望亦一如既往。又十来天过去，鸟窝中有轻微响动了。先是沙沙沙，后是叽叽叽，再后来，三个小脑袋时不时从窝沿探出，睁大初开的眼睑，好奇地张望周遭世界。此时，觅食哺崽，成了鸟爸鸟妈的头等大事。小家伙胃口太好了，大鸟每次衔了虫子飞回窝边，三只幼鸟立即昂起头颈，嫩黄的喙喙夸张地咧开，安享

## 以植物为师

□王贞虎

野菊。“好可爱的花朵！”一朵朵小花，在路旁、草地默默绽放。我偶尔会停下脚步，观赏一下它们的风采。也许很少人会留意这些小野花，其实，如果留意观赏，它的美并不逊于其他名贵的花朵。小野菊在晨风中摇曳，晨光在黄花与绿叶上散发微光泽，多么漂亮！

小野菊怡然自得的模样，仿佛诉说着，保持平常心，守住自己的位置，展现自己生命的风采，就是最好的自我。是的，天地万物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与生存模式，何须与外在的世界争长短。

□百合花

住家附近的花园里，种有不少百合花，花开时节，纯白的花朵散发着高雅风采，仿佛赞颂着生命的美好。

有一回，我到海边公园赏景，发现山坡上有很多野百合，迎着海风绽放热情与活力，十分亮眼。

居家环境种植几株百合花，饶富趣味，

## 槐花粉

□陆晔

槐花粉。我和婆婆有着独特的默契，还没开口，她就给我盛一碗槐花粉。我惊艳于槐花粉大方明艳的色彩，赞叹于其素雅的清香。“袅袅秋风多，槐花半成实”，仿佛闻到刚盛开的槐花香。婆婆说，这是她女儿小时候最爱喝的糖水。

甘而不腻，芳香四溢，不少客人沉沦在这槐花粉独特的美味中。淋上一勺冰红糖水，淡雅的槐花粉更加清甜软嫩。槐花粉特有的顺滑、清甜让人唇齿留香。当每一滴汁水触及味蕾，都在刺激神经。仿佛每一个神经细胞都在呐喊，“妙啊。”

午后，树影下，支着小板凳，惬意品尝着槐花粉。闲聊着的时光真是难以忘怀。深处

其成。我不知道鸟爸鸟妈哺食时怎样区分识别三个形同克隆的孩儿，如何保障自己的爱心公正摊分，每一口哺喂都精准做到不偏心、不疏漏？

心疼大鸟育雏的疲苦，我往阳台边备了一碟肉精，一杯碎米，想帮它们缓解一点生活的负担。可是它们来来去去不屑一顾，哪怕刮风下雨，仍然坚持飞往野地，倾力叨回一条条鲜活的蚰虫。看来，这些野生灵鸟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是不会接受人类嗟来之食的。

过了小满，间或已经可闻雏鸟在窝中的扑腾之声。我预感，小鸟出巢已无多时，心中的留恋不舍日渐浓郁。料想小鸟一跃冲天之前，总应该在父母指教下盘桓于阳台，习练一下试飞起降的吧。然而，没有。

风和日丽的一日，晨起匆匆去阳台探望鸟儿一家，这已是多日以来的惯常早课。鸟巢静悄悄，已经空无一物。莫非，就这样不辞而别？会不会是举家暂时外出操练，稍后还会打道回营？心有不甘，在阳台痴候。上午、下午、黄昏、次日……鸟儿一家再无音讯。我们与它们，两个萍水相逢的家庭，生命之中一场缘分，就这样戛然而止。而且我知道，白头翁这一家子，耳鬓厮磨、卿卿我我一个余月的甜蜜时光，也会在小鸟展翅腾空之时宣告终结。相亲相爱的一家，从离巢那一刻起，将分道扬镳、天各一方，彼此间生命的轨迹再也不会叠合。

阳台上，月桂枝头空空的鸟窝还在，时不时，我会望着它发一会呆。星移斗转，时光倏忽，一切的美好都会擦肩而过。情缘所至时，且挚爱，且珍重……

我有一位喜爱园艺的好友，在阳台种了几株百合花，他告诉我：“花开时节，百合花就像快乐的小天使，带来不少欢欣……”

百合花不论土地肥沃或贫瘠，都能展现强韧的生命力。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，勇于面对环境，不惧困难挑战者，就能活出一片天。

□仙人掌

仙人掌是四季常青的植物，抗旱性高。仙人掌也许没有一般花朵灿烂美丽，但却朴实与坚强。有一回在街上小摊看到很多仙人掌的小盆栽，精巧陶瓷衬托出仙人掌特有的风味，于是，买了几盆回来，置于室内，增添不少生活逸趣。仙人掌不需经常浇水，却能长得生机盎然。它为减少水分流失将叶子退化成为小刺，其开源节流的生存模式令人印象深刻。

植物的世界充满奥秘与美丽，仔细欣赏与体会，能带给人诸多启示。

的小巷成了我的“避暑山庄”，惬意且自在。没客人时，可以靠在树下看书，也可以倚着桌子写作业，或者在一旁和小伙伴踢毽子、跳大绳。婆婆就躺在门口的摇椅上，扇着大蒲扇休息。我呢，有时会给婆婆来一套独家按摩，每次都捏得婆婆哈哈大笑。

后来，婆婆的手艺受到了愈来愈多人的赞扬。夏天更热，婆婆就更忙了。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为一尝美味，要排半个小时队。婆婆喜欢亲力亲为，所以一直没有请帮手。自然，我就成了婆婆的得力助手。擦桌子、盛甜品，我希望能多帮到婆婆一点，她就能早点休息。我想婆婆在外打工的女儿一定也希望她能多休息。

## 栽秧酒喝起走

□廖兴友

风和阴凉，稻秧青，秋丰田中勤。

成都平原，三夏时节，正值栽秧子的季节。龙泉山麓三州山丁家堰，刘婶独自在一片水田里插秧。一些鸟雀时而停在她的身边装着秧苗的竹筐上捕虫食，时而在她头顶绕来绕去，似乎在为刘婶排遣着栽秧子的单调与寂寞。

“刘婶，你咋不多请几个人帮忙啊！这么大一块田，一个人要栽到啥时候哟。”我问。刘婶抬起头来，一只手掌心拖着一撮绿油油的秧苗，一手擦着汗水，又反剪到背后，轻捶着背。她说：“青壮年都到外面打工了，不好请人啊！”其实，不愿意请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工成本过高。一亩田加上种子、肥料、收割要开支1000多块钱。一亩田的收成1000多块钱，请人等于白干。

栽秧子，就是把小田育的秧苗移栽到大田。多年前生产队时期，栽秧季节，社员一起栽秧的热闹场景，让人记忆犹新。

四川有“打谷子的饭，栽秧子的酒”之说。后来，大田零分到户变小田，制约着机械化作业，栽秧子全靠“熬骨油”。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人帮忙，要在栽秧季把秧子栽完是很难的。于是，村民小组长就挨家挨户统计栽秧子的时间、水田及人工数量。统计完了，组长就按时间顺序组织乡里乡亲到各家栽秧子。到哪家栽秧子，哪家就负责后勤保障。后勤保障，无非就是保障大家伙儿的“吃与喝”。

有一年二三月间，轮到我们家栽秧子了。平时“吝啬”的母亲一下子大方了起来。她变花样似的，一下子把腊肉、卤肉、盐蛋、花生、豆花、细面馒头、米酒、高粱酒全部“变”到了桌上。

栽秧子分工明确：力气较小的妇女到小田铲秧苗，力气大的男子就肩挑背磨运送秧苗。赤脚在水田里栽秧的活儿看起来没有重力压肩，可整天弯腰埋头重复着同样的动作，到了晚上没有不喊腰酸脖子疼的。

主人是崇敬栽秧人的。在物质并不发达的上世纪80年代，川西坝子栽秧子，除了早中晚饭还有半晌午和半下午的“打尖”，合起来一天要吃五顿饭。半晌午“打尖”是上午10点，主人把熬好的红糖荷包蛋汤端来，大家放下手上的活儿，一屁股坐在田埂上，利索地让荷包蛋溜进肚里，让肚皮踏实起来；半下午的“打尖”则是一碗清汤挂面，碗底埋一个荷包蛋。第二天，帮忙栽秧的人转战到另一家栽秧。周而复始，从为第一家栽秧子到栽完最后一家人，相互之间不问工钱，亲密无间。

如今，互助栽秧及“五顿饭”的栽秧酒已离我们渐行渐远，“栽秧酒，喝起走”却一直在记忆中萦绕。